

# 悲歡離合話梅江

南客

在台印尼歸僑協會客家籍會員佔很大比例，籍貫為梅州者又屬多數。可惜有很多人是在海外長大的僑生，未曾踏進原籍家鄉大門，但對「梅江」這條大河，相信一定不會陌生；或許從長輩老鄉親言談中聽聞過、或是在書刊文物

圖片中見識瞭

解，當然也有人在大陸開放後身歷其境，親眼接觸千百年來家鄉人士心目中的這條「母親河」。

梅江發源於陸豐與紫金縣交界的武頓山，全長有約三百公里，流經梅縣境內約三分之一，與程江匯合後流入韓江；是梅城



通往松口、大埔、潮安、汕頭等地的水路交通要道，運輸量雖不算大，卻是唯一主導全縣經脈的一條大河。

數百年來飄洋過海的出外人，乘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，梅州地區的僑民，多數都是經由這條水道出發，到達汕頭確定目的地後，再轉香港前往僑居地。

梅城地區乘船碼頭共有：油籬街、聖母宮和水打伯公三處。我原鄉老家在梅城下市楊桃墩，距水打伯公碼頭很近

（註：人們稱水打伯公並無不敬之意，因神座靠近江面，湍急水流直衝而來，故名），每天上學都要經過，和許多同學對川流不息的人潮不甚留意，卻常關心停泊在碼頭邊的火船（亦稱電船）設計式樣、引擎馬力大小等極感興趣。因為梅江過去的運輸是依靠風力和人力的帆船或木船，航行速度緩慢，加上沿河道蜿蜒，處處險灘急流，船家極為艱辛勞苦。直到二戰前後，才開始有機械動力的火船出現。說來堪憐，遇到國家貧弱且連年戰亂，那時梅縣的交通建設非常落後，不單連火車都還沒有，在黃泥公路上喘息爬行的汽車，有些還是燃燒木炭的呢。所以出門搭乘火船，可以

說是很具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了。

水打伯公碼頭規模雖不大，設施簡陋，或許是因接近梅江橋邊佔地利之便，平日商旅貨品流通運輸頻繁外，僑民出洋送往迎來及水客攜帶財物往返兩地等，都得依賴這條水道。所以，梅江數百年來承載了無數人海滄桑，碼頭上演出了許多淚眼相送，生離死別悲歡離合的感人故事。

船來了！船來了！阿月姑又站在江邊的土崗上呼喊著。她每天下午風雨無阻的準時出現，等待著從汕頭回梅城的船隻，發出悠揚而又淒愴的呼喚，千遍一律的「重複著「船來了」三個字。許多人不知道她要等待的是什麼？祇曉得她是神經不太正常而已。

月姑年近四十，平日沉默寡言，極少與他人互動，也不會去干擾或與人衝突，靜靜的操持家務，侍候婆婆和兒女，與常人一般。那時梅城還沒有自來水，日常飲用都得靠井水及河水。月姑每天下午都要到江邊碼頭挑水，就會站在那兒不斷呼喊後才回家，怪異的行為令人無法理解，引發出種種揣測。我從小就認識她，常常為月姑的遭遇感到同

情難過，卻由於年幼愛莫能助，內心裏便埋怨上天為何對她如此不公。

月姑娘家在梅城上市，家世背景良好，小學畢業算是受過教育的女性，丈夫姓黃與我家是隔壁鄰居，我祖母和她婆婆是很要好的姊妹淘，彼此都很稔熟往來。深知月姑秉性純良，孝順懂事，婚後的日子和許多僑眷家庭主婦一樣；年青丈夫出洋謀生，將家庭重擔留給妻子，照顧公婆，養兒育女，打理家務。如果是在農村，還要上山下田，終年勞碌不得休息，身心忍受無限的痛苦煎熬，再多的幽怨也不知向誰傾訴。世人都讚美客家婦女能吃苦耐劳，勤儉持家的美德，實際上也是環境所迫，充滿多少無奈和辛酸，真是身為女性僑眷的宿命。

夫妻分離遠隔重洋，如果能定期相聚或互通信息，猶可稍解相思之苦。但世事難料變幻無常；像中日戰爭八年離亂，海內外親人遠隔千里音訊斷絕，彼此生死茫然，不知產生多少家庭悲劇。又如；有人事業一旦有成，或迎接家人團聚有福同享，或衣錦還鄉光宗耀祖。但是也有人拋妻棄子於不顧。更不幸的

是一去多年杳無音信，生死不明，讓留守家園含辛茹苦的父母妻兒，終日依門遙望不知歸期何時。

梅江讓出外人帶來無窮的期望，充滿美好的憧憬，實際上是離開的多歸來的少。有幸者事業成功，能回鄉買田做屋，葉落歸根，兒孫繞膝，安享天年的固然不少。但命途多舛一事無成，無顏見家鄉父老親友，終老異域者也不少。就一般而言，僑民寄身海外，多是終日辛勞求取家人溫飽而已。在近代，由於各國政經環境改變，造成更多的人是以發展事業為重，全家移民海外落地生根，遠走他鄉長作異國公民去了。

今日的梅州各項建設快速崛起，交通便利，連飛機都已直航到台灣。梅江風貌當然變遷極大，尤其在城區這一段，往昔每年夏季雨量充沛時都會淹水，影響居民生活作息與交通不便。自築起所謂「一江兩堤」及水電站工程後，沿江堤岸平整，河面光澤如鏡，的確發揮了供電防洪及休閒觀光效用。

時光如流，上演過無數悲歡離合的梅江景物，終也被歲月淹沒。或許僅在一些銀髮族群珍藏的憶往中，留下揮抹

不去的鄉愁與懷念而已。

附註：

梅州客家山歌名揚四海，雖屬民俗文學卻情意真切感人，代表小市民心聲寫照，茲抄錄數首出南洋作品，供作讀者助興參考。

涯今出門去過番，阿妹心裏愛放閑；  
莫怕過番唔曉轉，日後一定再團圓。

恩愛夫妻共一床，半夜辭別去南洋；  
五更分手情難捨，目汁雙雙淚兩行。

妹送親哥上火船，汽笛一響割心腸；  
下番係有水客轉，搭銀搭信報平安。

妹送親哥到汕頭，一看大海妹心愁；  
大海茫茫有止境，妹想親哥麼盡頭。

阿哥出門去過番，火船開到汕頭關；  
妹子有話當面講，下擺搭信真艱難。

送郎送出水口山，切囑厝郎莫過番；  
番背有錢番背使，那有心事念唐山。

時時刻刻想過番，去到南洋又仰般；  
南洋賺錢也辛苦，幾時有錢轉唐山。